

書

藏書武臣傳目錄卷四十二至四十四

大將下

張巡許遠

段秀實

李晟

李愬

高仁厚

曹瑋

范仲淹

狄青

种世衡

宗澤

岳飛

韓世忠

吳玠吳璘

孟珙

武書大將傳卷四十二

李靖

李靖字藥師三原人姿貌魁秀靖舅韓擒虎與論兵歎曰可與語孫吳者非斯人尚誰哉仕隋爲殿內直左僕射楊素拊其牀謂曰卿終當坐此大業末爲馬邑丞高祖擊突厥靖察有非常自囚上急變傳送江都至長安道梗高祖已定京師將斬之靖呼曰公起兵爲天下除暴亂欲就大事以私怨殺誼士乎秦王亦爲請得釋從平王世充以功授開府蕭銑據江陵

靖陳圖銑十策有詔拜靖行軍總管兼攝孝恭行軍長史武德四年大閱兵夔州時秋潦濤瀨漲惡諸將請江平乃進靖曰兵事以速爲神今士始集銑不及知若乘水傅壘是震雷不及塞耳此必禽也孝恭從之帥戰艦二千餘艘東下拔其荆門宜都進至夷陵初蕭銑罷兵營農纔留宿衛數千人聞唐兵至大懼倉卒徵兵皆在江嶺之外道塗阻遠不能遽集乃悉見兵出拒戰孝恭將擊之李靖止之曰彼救敗之師策非素立勢不能久不若且駐南岸緩之一日彼必

分其兵或留拒我或歸自守兵分勢弱我乘其懈而擊之蔑不勝矣今若急之彼則併力死戰楚兵慓銳未易當也孝恭不從留靖守營自帥銳師出戰果敗走趣南岸銑衆委舟收掠軍資人皆負重靖見其衆亂縱兵奮擊大破之乘勝直抵江陵入其外郭又攻水城拔之大獲舟艦李靖使孝恭盡散之江中諸將皆曰破敵所獲當藉其用奈何棄以資敵靖曰蕭銑之地南出嶺表東距洞庭吾懸軍深入若攻城未拔援兵四集吾表裏受敵進退不獲雖有舟楫將安用

之今棄舟艦以塞江而下援兵見之必謂江陵已破未敢輕進往來覘伺動淹旬月吾取之必矣銑援兵見舟艦果疑不進銑內外阻絕乃下令開門出降孝恭入據其城諸將言梁氏將帥與官軍拒鬬死者請籍沒其家以賞將士李靖曰王者之師宜使義聲先路彼爲其主鬬死豈可同叛逆之科籍其家乎於是城中安堵南方州郡聞之皆望風欵附銑降數日援兵至者十餘萬聞江陵不守皆釋甲而降靖以功封永康縣公檢校荊州刺史乃度嶺至桂州分道招慰

南方悉定、得郡凡九十六、戶六十餘萬、輔公祏據丹陽反、詔孝恭爲帥、以靖副孝恭東討、李世勣等七總管皆受節度、公祏遣馮惠亮以舟師三萬屯當塗、陳正通步騎二萬屯青林、自梁山連鎖以斷江道、築却月城、延袤十餘里、爲掎角、又結壘江西以拒官軍、孝恭與李靖、帥舟師次舒州、李世勣帥步卒一萬度淮拔壽陽、次硤石、惠亮等堅壁不戰、孝恭集諸將議軍事、皆曰惠亮擁強兵、據水陸之險、攻之不可猝拔、不如直指丹陽、掩其巢穴、丹陽既潰、惠亮等自降矣、靖

曰不然公祐精兵雖在此水陸二軍然公祐所自將亦銳卒也今博望諸柵尚不能拔公祐保據石頭豈易破哉進攻丹陽旬月不下惠亮等躡吾後腹背蒙患非百全計且惠亮正通百戰餘賊非怯野鬬今方持重特公祐立計欲以老我師爾若出不意挑攻其城必破之孝恭聽之使羸兵先攻賊壘而勒精兵結陣以待攻壘者果不勝走賊出兵追行數里遇大軍與戰大破之靖率軍水陸皆進殺傷萬餘人惠亮等亡去靖將輕兵至丹陽公祐懼出走禽之江南平太

宗踐祚授刑部尚書錄功賜實封四百戶兼檢校中
書令突厥部將離叛靖以兵部尚書爲定襄道行軍
總管率勁騎三千繇馬邑趨惡陽嶺頡利可汗大驚
曰兵不傾國來靖敢提孤軍至此於是帳部大恐靖
縱諜者離其腹心夜襲定襄破之頡利走保鐵山遣
使者謝罪請舉國內附詔以靖爲定襄道總管往迎
之又遣鴻臚卿唐儉將軍安修仁慰撫頡利外爲卑
辭內實猶豫欲候草青馬肥亡入漠北靖引兵與李
世勣會白道謀曰頡利雖敗其衆猶盛若走度磧北

保依九姓道阻且遠追之難及乃謂副將張公謹曰詔使到虜必自安若萬騎齎二十日粮自白道襲之必得所欲遂督兵疾進行過候邏皆俘以從遣前鋒二百騎乘霧而行去其牙七里乃覺頡利乘千里馬先走遂禽其子疊羅施而殺義成公主頡利亦爲大同道行軍總管張寶相所禽於是斥地自陰山北至大漠因大赦天下賜民五日酺封靖衛國公靖薨年七十九太平廣記云李靖於旅中遇一虬鬚客客問太原有異人可一見否靖曰靖之友文靜與之狎可

見也遂與俱入太原虬鬚既見太宗謂靖曰真天子
也但須與道兄見之某日請復會於汾陽橋至是道
士虬鬚客皆在文靜飛書迎文皇看碁文皇至道士
一見慘然罷奕請去出謂虬鬚客曰此世界非公世
界他方可圖也言訖吁嗟而去貞觀中靖位僕射南
蠻奏有海賊十萬入扶餘國殺其主自立國已定靖
曰虬鬚客成功也

○裴行儉　恩生

裴行儉字守約絳州聞喜人也行儉以父蔭補弘文

生歷貞觀上元間至洮州道二軍總管儀鳳二年十
姓可汗阿史那都支及李遮匐誘蕃落以動安西與
吐蕃連和朝廷欲討之行儉議曰吐蕃叛渙方熾敬
元失律審禮喪元安可更爲西方生事今波斯王死
其子泥涅師質京師有如遣使立之即路出二蕃若
權以制事可不勞而成也帝因詔行儉冊送波斯王
且爲安撫大食使徑莫賀延磧風礫晝冥導者迷路
將士不勝飢渴行儉因止營致祭下令曰水泉非遠
衆乃少安俄而雲徹風恬行數百步果得善水草後

來者遂莫識其處至西州諸蕃郊迎行儉乃召其豪
長千餘人自隨因揚言曰天時大熱宜且駐軍須秋
乃發時都支覘知之行儉徐召四鎭酋長僞謂約畋
曰吾念此樂未始忘也孰能從吾獵乎於時子弟踴
躍願從者萬餘人行儉遂陰勒部伍倍道而進去都
支帳十餘里先遣所親往問都支安否仍復使人趣
召都支都支本與遮匐計及秋拒使者卒聞軍至不
知所出乃率其子弟五百餘人來謁遂禽之是日也
行儉令傳契箭召諸部豪長悉來請命仍簡精騎約

齎襲遮匐酋獲遮匐使者釋之俾前往諭其主并言都支已禽狀於是遮匐亦降悉俘至京師果不勞而定如行儉所議調露元年突厥阿史德溫傅反單于管二十四州叛應之衆數十萬都護蕭嗣業戰敗詔行儉爲定襄道行軍大總管討之先是嗣業餽糧數爲虜鈔行儉曰以謀制敵可也因詐爲糧車三百乘車伏壯士五輩齎陌刀勁弩以羸兵挽進又伏精兵踵其後虜果掠車羸兵走險賊驅就水草解鞍牧馬方取糧車中而壯士突出伏兵至殺獲幾盡自是según

車無敢近者大軍次單于北嶺暮已立營塹壕既周行儉更命徙營高岡吏白士皆安堵不可動不聽促徙之比夜風雨暴至前占營所水深丈餘衆莫不駭歎因問何以知之行儉曰自今第如我節制毋問我所以知也賊拒黑山數戰皆敗行儉縱兵前後殺虜不可勝計遂禽大首領奉職而還行儉既還阿史那伏念復與溫傅合明年行儉總諸軍屯陘口縱反間說伏念令與溫傅相貳伏念大懼密送款請縛溫傅以自効行儉秘之密以事聞後數日望見煙塵漲天而

南斥候皆惶駭行儉曰此伏念執溫傅來降非他也且受降如受敵乃敕嚴備遣單使往勞既而果然於是突厥餘黨悉平行儉工草隸帝嘗以絹素詔寫文選覽之行儉每曰褚遂良非精筆佳墨未嘗輒書不擇筆墨而妍捷者予與虞世南耳通陰陽曆術每制敵摧兇必先期勝日尤有人倫之鑒自掌選及為大總管凡遇賢俊無不甄採所引偏裨若程務挺王方翼郭待封李多祚黑齒常之皆為世名將時有後進楊炯盧照鄰駱賓王並以文章見稱吏部侍郎李敬玄

盛爲延譽引以示行儉行儉曰才名有之爵祿蓋寡楊應至令長餘並鮮令終時蘇味道王勮未知名因調選行儉一見深禮異之仍謂之曰有晚年子息恨不見其成長二公十數年當居衡石願記識此輩其後相繼爲吏部皆如其言行儉有瑪瑙盤廣二尺文彩燦然軍吏趨跌碎之惶怖叩頭流血請罪行儉笑曰爾非故也幸勿言所賜都支資產皿金三千餘物橐駝馬牛稱是行儉分給親故麾下輒盡卒年六十四

○郭震

郭震字元振魏州貴鄉人也以字顯少有大志爲太學生家送資錢四十萬會有縗服叩門自言五世未葬者元振舉與之不質其名字年十八舉進士爲通泉尉任俠使氣嘗盜鑄及掠賣部中口千餘以餉遺賓客百姓苦之武后召欲詰問旣與語更奇之因索平日所爲文元振上寳劍篇后覽之嘉歎詔示學士李嶠等卽授右武衛鎧曹參軍進奉宸監丞會吐蕃乞和其大將論欽陵請罷四鎭兵披十姓之地乃以

元振充使因覘虜情還上疏曰利或生害害亦生利
國家所患唯吐蕃與默啜今皆和附是大利中國也
然圖之不審害且隨之夫患在外者十姓四鎮是也
患在內者甘涼瓜肅是也關隴屯戍向三十年力用
困竭脫甘涼有警豈堪廣調發耶善爲國者必料內
以敵外不貪外以害內然後安平可保欽陵以四鎮
近己畏我侵掠此吐蕃之要然清海吐渾密邇蘭鄯
易爲我患亦國家之要今宜報欽陵曰四鎮本扼諸
蕃走集以分其力使不得併兵東侵今委之則蕃力

益強易以擾動保後無東意當以吐渾諸部青海故地歸於我則俟斤部落還吐蕃矣此足杜欽陵口而和議未絕且四鎮久附其倚國之心非吐蕃比一旦分裂必傷其意又言吐蕃倦於徭戍咸願解和以欽陵欲裂四鎮專制其國故未歸款耳誠能歲發和親之使使欽陵常拒不從則其下必怨之斯亦離間之漸也后然其計後數年吐蕃君臣果相猜携卒誅欽陵而其弟贊婆等遂來降矣久之突厥吐蕃聯兵寇涼州拜元振為涼州都督初州境輪廣纔四百里虜

來必傳城下元振始於南磧口置和戎城北續置白亭軍制束要路遂拓境千五百里自是州無虜憂屯田廣闢匹縑易粟數十斛支贍十年牛羊被野治涼五歲吏夏畏慕河西諸郡置生祠揭碑頌德焉神龍中遷左驍衛將軍安西大都護西突厥酋烏質勒部落盛强欵塞願和元振即其牙帳與之計事會天雨雪元振立不動至夕凍冽烏質勒已老數拜伏不勝寒凍會罷即死其子娑葛以元振計殺其父謀勒兵來襲副使解琬勸元振夜遁元振不聽堅臥營中明

曰素服往弔道逢婆葛兵婆葛不意元振自來乃詐言奉迎震遂至其帳修弔贈禮哭之甚哀留數十日爲助喪事婆葛感悅更遣使獻馬五千駝二百牛羊十餘萬制詔元振爲金山道行軍大總管睿宗立召爲太僕卿將行安西酋長有剺面哭送者旌節下玉門關去涼州猶八百里城中爭具壺漿讙迎都督嗟嘆以聞先天元年爲朔方軍大總管始築定遠城以爲行軍計集之所至今賴之明年以兵部尚書復同中書門下三品玄宗誅太平公主也睿宗御承天門

詔宰相走伏外省獨元振總兵扈帝進封代國公又兼御史大夫復爲朔方大總管以備突厥未行而罷卒年五十八國初以來仕至宰相而親具者唯元振也

○張仁愿唐休璟

張仁愿下邽人神龍中進左屯衛大將軍兼檢校洛州長史先是賈敦頤嘗爲長史有政績時人爲之語曰洛有前賈後張敵京兆三王三年朔方軍總管沙吒忠義爲突厥所敗詔仁愿攝御史大夫代之旣至

賊已去引兵衝擊夜掩其營破之始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爲界北厓有拂雲祠突厥每犯邊必先謁祠禱解然後料兵渡而南時默啜悉兵西擊突騎施仁愿請乘虛取漠南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絕虜南寇路唐休璟以爲兩漢以來皆北守河今築城虜腹中終爲所有仁愿固請中宗從之表留歲滿兵以助功咸陽兵二百人逃歸仁愿禽之盡斬城下軍中股慄役者盡力六旬而三城就以拂雲爲中城南直朔方西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其北皆大磧也斥地三

百里而遠又於牛頭朝那山北置烽候千三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朔方益無寇歲減鎮兵數萬費億計初建三城也不置壅門卻敵戰格或曰邊城無守備可乎仁愿曰兵貴攻取賊退守寇至當併力出拒敢回望城者斬何事守備退恤其心哉後常元楷代爲總管始築壅門議者益重仁愿而輕元楷云開元二年卒仁愿爲將號令嚴將吏信服按邊撫師賞罰必直功罪後人思之爲立祠受降城出師輒享焉宰相文武兼者當時稱李靖郭元振唐休璟及仁

愿焉休璟嘗爲安東都護以儒者號知兵自碣石踰四鎮其間綿地幾萬里山川夷阻障塞之要皆能言之故行師料敵未嘗敗惟張仁愿議築受降城而休璟獨謂不可卒就之而漠南無虜患

〇王忠嗣 附哥舒翰

王忠嗣華州鄭人父海濱與吐蕃戰沒忠嗣時年九歲始名訓入見玄宗伏地號泣帝撫之曰此去病孤也須壯而將之更賜今名養禁中肅宗爲忠王與之遊天寶元年爲河東節度忠嗣本負勇敢爲將乃能

輜重不生事嘗曰平世爲將撫衆而已吾不欲竭中國力以幸功名故訓練士馬隨闕善補有漆弓百五十斤每發之示無所用軍中士氣盛日夜思戰忠嗣縱諜間伺虜隙時出奇兵襲敵克之軍每出召屬長付以兵使授士卒雖一弓一矢亦誌姓名其上軍還遺弦亡鏃皆按名第罪以是部下人人自勸器甲充牣自朔方至雲中袤數千里據要險築城堡斥地甚遠自張仁愿後四十餘年忠嗣繼其功俄爲河西隴右節度使權朔方河東節度佩四將印勁兵重地控

制萬里近世未有也後數出戰靑海積石虜輒奔破又討吐國渾於墨離平其國帝方事石堡城詔問攻取計忠嗣奏言吐蕃舉國守之若頓兵堅城下費士數萬然後可圖恐所得不讐所失請厲兵馬待釁取之帝意不決而李林甫尤忌其功日鉤摭過咎會董延光建言請下石堡詔忠嗣分兵應接忠嗣不得已爲出軍而士無賞格延光不悅河西兵馬使李光弼入說曰大夫愛惜士卒有拒延光心然大夫已付萬衆而不立重賞何以賈士勇且大夫惜數萬段渴次

啓讒口有如不捷歸罪大夫大夫先受禍矣忠嗣曰吾固審得一城不足制敵失之未害於國吾忍以數萬人命易一官哉明日見責不失一金吾羽林將軍歸宿衞不者黔中上佐耳光弼謝曰大夫乃行古人事光弼又何言趨而出延光過期不克果訴忠嗣沮兵又安祿山城雄武扼飛狐塞謀爲亂請忠嗣助役因欲留其兵忠嗣先期至不見祿山而還數上言祿山且亂林甫益惡之陰使人誣告忠嗣嘗養宮中云吾欲奉太子帝怒召入付三司訊驗罪應死哥舒翰

方有寵曰上請以官爵贖忠嗣罪帝意乃解貶漢陽
太守久之徙漢東郡卒年四十五後翰引兵攻石堡
拔之死亡略盡卒如忠嗣言初至朔方至互市輒高
償馬值故諸蕃爭來市而蕃馬寖少及鎮河隴又請
徙朔方河東九千騎以實軍迄天寶末益以滋息
哥舒翰其先蓋突騎施酋長哥舒部之裔也家富於
財任俠縱蒲年四十餘不爲長安尉所禮慨然發憤
游河西事節度使王忠嗣忠嗣使擊吐蕃吐蕃枝其
軍爲三行從山差池而下翰持半段槍迎擊之所向

披靡。於是名蓋軍中。擢副隴右節度爲河源軍使。先是吐蕃歲候積石麥熟來取。衆莫能禁。翰先設伏于東南谷。候吐蕃入塞。放馬褫甲。將就田。即自城中馳至壘鬬。虜駭走。伏起悉殺之。隻馬無還者。翰又嘗逐虜。馬驚而陷。吐蕃三將直來刺翰。翰大呼。三將擁矛不敢動。救兵至。追殺之。翰有奴曰左車。年十大。以膂力聞。翰工用槍。每追及賊。擬槍於肩。叱之。賊反顧。輒刺其喉。剔而騰之。高五尺許。乃墮。左車即下馬斬其首以爲常。會忠嗣被罪。帝召翰入朝。衆請賫金帛以

救忠嗣翰惟賫襆裝自隨曰使吾訐若行奚取於是不行用此足矣翰至即極言忠嗣之枉帝起入禁中翰叩頭從帝且訴且泣帝寤爲末貸其罪忠嗣不及誅故朝廷嘉其義踰年築神威軍青海上吐蕃攻破之更築於龍駒島有白龍見因號應龍城翰相其川原宜畜牧謫罪人二千戍之由是吐蕃不敢近青海翰又以朔方河東郡牧兵十萬攻破吐蕃石堡遂以赤嶺爲西塞開屯田備軍實詔加特進久之進封凉國公兼河西節度使攻破吐蕃洪濟大莫門等城收

黄河九曲以其地置洮陽郡築神策宛秀二軍進封西平郡王賜音樂田園楊國忠惡祿山白發其反狀深厚結翰翰時年老嗜酒及色多風痺不仁既病廢還京闔門不朝請祿山反帝召翰入見拜先鋒兵馬元帥將兵二十萬守潼關翰病痼不能事事悉以軍政委部將田良丘使部將王思禮主騎李承光主步明年安慶緒攻關翰擊走之或說翰曰祿山本以誅國忠故稱兵今若留卒三萬守關悉精銳度滻水誅君側之惡此漢挫七國計也思禮亦勸翰翰猶豫未

發諜頗露國忠大駭會賊將崔乾祐守陝郡仆旗鼓羸師欲以誘戰覘者曰賊無備可圖也帝信之趣翰進討翰以祿山習用兵今始爲逆不能無備是欲誘我也且賊遠來利速戰但堅守毋輕出以待四方勤王之兵上計也是時祿山雖盜河洛所過殘賊人皆怨之既淹時不能進尺寸之地郭子儀李光弼又進兵取常山十數郡矣祿山始悔將還幽州以自固而國忠計迫說帝趣翰出關復陝洛子儀光弼相與計曰翰病且耄賊素知之諸軍烏合不足與戰今賊悉

銳兵南破宛洛而以餘衆守幽州吾直擣之覆其巢窟質叛族以招逆徒祿山之首可致也若西出潼關變生京師天下殆矣乃極言翰宜固關愼無出軍而帝入國忠之言使使者曰趣戰翰窘不知所出乃引而東遂大敗火拔歸仁執翰降賊械送洛陽京師震動天子西走

○李光弼　夷契丹種

李光弼營州柳城人也父楷洛本契丹酋長則天時入朝官之光弼嚴毅沈果有大略補河西王忠嗣府

兵馬使忠嗣遇之甚厚祿山之亂玄宗眷求良將以問子儀子儀薦光弼詔攝御史大夫持節河東節度副大使光弼以朔方兵五千出土門東救常山次眞定常山團結子弟執賊將安思義降光弼得思義不殺常山自顏杲卿死後郡爲賊區露胔蔽野光弼酹而哭之爲賊幽閉者出之而厚恤其家民心大悅時賊將史思明李立節蔡希德共攻饒陽光弼問計於思義思義答曰今軍行疲勞宜且按軍入守料勝而出虜兵衆銳非能持重者也光弼曰善明日思明兵

二萬傅堞光弼兵不得出乃以勁弩五百射之
徙陣稍北光弼出其南夾滹沱而軍是日饒陽賊五
千至九門光弼諜知之提輕兵斂旗鼓伺賊方飯襲
殺之且盡會郭子儀收雲中詔悉衆出井陘與光弼
合擊賊九門西思明遂大敗挺身走趙郡而立節中
流矢死希德走鉅鹿詔加光弼范陽節度使光弼急
攻趙一日拔之又與子儀合擊思明於嘉山大破之
光弼以范陽本賊巢窟當先取會潼關失守乃拔軍
入井陘肅宗即位詔以兵赴靈武光弼以景城河間

兵五千人太原時節度王承業軍政不修詔御史崔衆至河東交兵於光弼衆侮易承業往玩謔之至交兵衆以麾下來光弼出迎旌旗相接而不避光弼怒其無禮又不即交兵乃令收繫衆頃之中使至除衆御史中丞光弼曰衆有罪繫之矣中使出勅以示光弼光弼曰今只斬侍御史若宣制命即斬中丞若拜宰相亦斬宰相中使懼不敢宣勅而還翌月以兵仗圍衆至碑堂下斬之至德二載思明希德李高秀巖率廷珍之兵十餘萬攻光弼時銳兵悉赴朔方而麾

下卒與團練烏合之衆不滿二萬人思明以爲太原指掌可取當遂長驅取朔方河隴矣太原諸將皆懼議修城以備賊光弼曰太原城周四十里賊垂至而興役是未見敵先自困也乃帥士卒及民於城外鑿壕以自固作塹數十萬衆莫知所用及賊攻城於外光弼用之增壘於內壞輒補之思明圍太原月餘不能下光弼募善工穿地道賊宴城下令倡優居臺上仰而侮詈光弼遣人從地道中曳其足而入臨城斬之自是賊行皆視地賊爲梯衝土山以攻城光弼爲

地道以迎之近城輒陷賊初逼城急光弼乃撤民屋
爲擂石車車二百人挽之作大礮飛巨石一發輒斃
二十餘人賊死者什二三乃退營於數十步外圍守
益固光弼遣人詐與賊約刻日出降而使潛穿地道
爲溝周賊營中楮之以木至期光弼勒軍城上遣裨
將將數千人以出如欲降者賊皆屬目而賊營忽陷
死者甚衆賊將驚亂因鼓譟乘之俘斬萬計會安祿
山死慶緒使思明歸守范陽留蔡希德等圍太原光
弼出敢死士搏賊斬首七萬級希德委資糧遁走太

原圍乃解後史思明因殺安慶緒卽僞位復縱兵河南乃加光弼太尉兼中書令代郭子儀爲朔方節度兵馬副元帥以東師委之左廂兵馬使張用濟承子儀之寛憚光弼之令嚴諸將頗有異議光弼出次汜水縣用濟單騎來謁卽斬于轅門諸將攝伏會滑汴節度使許叔冀因戰不利降賊思明乘勝西嚮光弼乃敕陣徐行趨東京謂其留守韋陟曰賊新勝難與爭鋒須詘之以計然軍無見糧危偪難守公計安出陟曰益陝兵公保潼關可以持久光弼曰兩軍相敵

寸地必爭今委五百里而守關賊得地勢益張不如移軍河陽北阻澤潞勝則出敗則守表裏相應賊不得西此猨臂勢也夫辨朝廷之禮我不如公論軍旅勝負公不如我陟不能荅判官韋損曰東都帝宅公當守光弼曰汜水崿嶺盡爲賊蹊子能盡守乎遂檄河南縱官吏避賊閉無留人思明至偃師光弼悉軍趨河陽身以五百騎殿賊游騎至石橋諸將曰並城而北乎當石橋進乎光弼曰當石橋進甲士夜持炬徐引部曲重堅賊不敢逼已入三城衆二萬軍纔十

自糧與士伍均少棄甘歲使驍將劉龍仙以騎五十挑戰加右足馬鬣上嫚罵光弼光弼顧諸將曰孰能取是左右以白孝德對光弼召問所須幾兵對曰願出五十騎見可而進大軍鼓譟以張吾氣足矣光弼撫其背遣之孝德擁二矛策馬絕河半濟龍仙見而易之將至若引避然孝德振手止之曰侍中使致辭無他也因與語久之瞋目曰賊識我乎我白孝德也乃躍馬前搏城上因大譟五十騎繼進龍仙環隄而走孝德追斬其首以還光弼因與戰中潬西大破之

初光弼謂李抱玉曰將軍能爲我守南城二日乎抱玉曰過期若何曰棄之抱玉許諾卽紿賊曰吾糧盡明日當降賊喜斂兵待期抱玉已繕完卽請戰賊怒欺已急攻南城抱玉出奇兵夾擊之俘獲過當賊帥周摯引卻時光弼自將治中潬樹壁掘塹摯捨南城攻中潬併兵從光弼光弼使荔非元禮守羊馬城植小旗城東北隅望摯軍摯恃衆直逼城以車千乘載木鵞𢷬車塵兵塡塹八道並進光弼諭元禮曰中丞視賊過兵不顧何也報曰公欲守邪戰歟光弼曰戰

曰方戰賊為我實塹復何怪光弼曰吾慮不及此公勉之元禮遂出戰擊軍小却元禮以敵堅未可馳還軍示弱以怠其意光弼怒使召元禮元禮荅曰方戰不及往請破賊以見因休柵中良久顧麾下曰向公來召殆欲斬我鬪死有名無庸受戮乃下馬持刀瞋目直前銳士堵而進左右奮擊一當數人斬賊數百首擊遁去塹收兵復振與安太清合衆三萬復攻北城光弼斂軍入登陴望曰彼軍雖銳然方陣而囂不足虞也日中當破乃出戰及期未決召諸將曰彼強

而可破者亂也今以亂擊亂宜無功因問賊陣何所最堅曰西北隅召郝廷玉自為我以麾下破之曰廷玉所將步卒請騎五百與之三百復問其次曰東南隅召論惟貞辭曰蕃將也不知步戰請鐵騎三百與之二百乃出賜馬四十分給廷玉等光弼執大旗曰望吾旗麾若緩可觀便宜若三麾至地諸軍畢入生死以之退者斬既而馮堞望廷玉軍不能前趨左右取其首來廷玉曰馬中矢非却也乃命易他馬有裨將援矛刺賊洞馬腹中數人又有迎賊不戰而却者

光弼召援示者賜絹五百疋不戰者斬光弼麾旗三
諸軍爭奮賊衆奔敗斬首萬餘級俘八千餘人馬二
千軍資器械以億計擒周摯徐璜玉李秦授惟太清
挺身走思明未知猶攻南城光弼驅所俘示之思明
乃懼始光弼將戰內刀于鞾曰戰危事吾位三公不
可辱于賊萬一不捷當自刎以謝天子及是西向拜
舞三軍感動太清既走復襲懷州守之上元元年加
光弼太尉進圍懷州思明來救光弼再戰逐北思明
見兵清河聲度河絕餉路光弼壁野水渡既夕潛還

軍唯留牙將雍希顥守曰賊將高暉李日月萬人敵也賊必使來劫我若至勿與戰若降與偕來左右怪其語不倫是日思明果召李日月曰光弼野次爾以鐵騎五百夜取之不然無歸日月至壘知太尉已去兵無幾將是雍希顥果謂其下曰我受命云何今顧獲希顥歸必死矣遂降希顥與俱至光弼厚禮日月即上表授特進兼右金吾大將軍高暉聞知亦降或以問光弼光弼曰思明再敗恨不得野戰聞我野次彼固易之命將來襲必許以死希顥無名不足以為

功日月懼死不降何待高驛材出日月之右降者見
遇貳者得不思奮乎諸軍決丹水灌懷州未下光弼
令廷玉由地道入得其軍號登陴大呼王師乘城遂
取懷州禽太清楊希仲送之京師思明乃使諜宣言
賊將士皆北人皆謳唫思歸時魚朝恩爲監軍信之
屢上賊可滅狀僕固懷恩媢光弼功亦陰佐朝恩帝
乃使使者來督戰光弼不得已令李抱玉守河陽出
師次北邙光弼使傅山陣懷恩不聽於是賊據高原
發伏兵官軍大潰懷州復陷光弼請罪帝以懷恩違

令覆軍優詔光弼入朝徙鎮泗州史朝義乘邙山之捷進略申光等十三州光弼復與疾就道疾驅入徐州時朝義圍李岑于宋州光弼使田神功擊走之初神功平劉展逗留淮南尚衡殷仲卿相攻兗鄆間來瑱擅襄陽及光弼至屯朝義走神功還河南瑱衡仲卿踵入朝其爲諸將憚服如此寶應元年進封臨淮郡王初相州北邙之敗朝恩羞其策深忌光弼而程元振尤疾之二人用事光弼不免懷懼及來瑱爲元振讒死光弼愈懼會吐蕃寇京師代宗詔入援光弼

員禍遷延不敢行二年光弼因此遂病至爲將吏問後事光弼曰吾淹軍中不得就養爲不孝子尚何言哉取所餘絹布分遺部將薨年五十七光弼用兵謀定而後戰能以少覆衆治師訓整軍中指顧諸將不敢仰視初與子儀齊名世稱李郭而戰功推爲中興第一其代子儀朔方也營壘士卒麾幟無所更而光弼一號令之氣色乃益精明云後吐蕃犯京畿郝廷玉與馬璘屯中渭橋魚朝恩聞其善布陣請觀之廷玉申號令鳴鼓角部伍坐作進退若一朝恩歎曰吾

處兵間久今始識訓練法廷玉憮然曰此臨淮王遺法也王善御軍賞當功罰適過毋校旗不如令者輒斬由是人皆自効而是踁馳突心破膽裂自臨淮歿無復校旗事此安足賞哉

〇張廵許遠

張廵字廵南陽人開元末擢進士第安祿山反譙郡太守楊萬石遁廵為長史使西迎賊廵不應而率吏哭玄元皇帝祠共起兵討賊至雍丘時雍丘令狐潮舉縣附賊仍自將東敗淮陽兵虜其衆反接在廷

將殺之適潮暫出行部未返淮陽囚吏解縛趣殺守者而迎巡入城以拒潮巡乃屠潮妻子磔城上潮聞之大怒以賊衆四萬薄城巡謂諸將曰賊知城中虛實有輕我心今出不意可驚而潰也乃分千人乘城而自前驅數隊以出直薄潮軍軍乃却明日賊復攻城設百樓巡柵城上束芻灌膏以焚之賊不敢向積六旬大小數百戰潮乃敗走潮素與巡有舊復率衆至城下以情語巡巡曰君平生以忠義自許今日之事忠義何在潮慚而退圍守復四十餘日朝廷聲聞

不通潮聞玄宗已走蜀復以書招巡有大將六人白巡曰今勢既不敵且主上存亡未可知不如降六人者皆官開府特進巡陽許之明日設天子畫像率軍士朝諭以大義人盡感泣巡乃引六將至責而斬之會粮乏潮餉賊鹽米數百艘且至巡夜壁城南潮悉軍來拒巡遣勇士銜枚濵河取鹽米千斛焚其餘而還城中矢盡巡縛藁為人披黑衣夜縋城下潮兵爭射之得箭數十萬其後復夜縋人賊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潮營焚壘幕追奔十餘里賊慚益兵來圍

又使郎將雷萬春於城上與賊潮相聞賊弩射之面
中六矢而不動潮乃大驚遙謂巡曰向見雷將軍方
知足下軍令矣然其如天道何哉巡曰君未識人倫
焉知天道未幾薪水竭巡紿潮欲引衆走請退軍二
舍使我逸潮許之遂空城四出三十里撤屋發木而
還爲備潮怒圍復合巡徐謂潮曰君須此城歸馬三
十匹我得馬且出奔請君取城以藉口潮歸馬巡悉
以給驍將約曰賊至人取一將明日潮責巡答曰吾
欲去將士不從奈何潮怒欲戰陣未成三十騎突出

禽將十四斬首百餘級收其器械牛馬潮遁還陳留不復出圍凡四月賊嘗數萬而巡衆纔千餘凡戰卽克於是河南節度使嗣虢王巨屯彭城假巡先鋒俄而魯東平陷于賊濟陰太守高承義舉郡叛巨引兵東走臨淮賊將楊朝宗謀趨寧陵絕巡餉路巡外失巨依拔衆保寧陵馬纔三百兵三千於是乃至睢陽與太守許遠城父令姚誾等合而遣雷萬春南霽雲等領兵戰寧陵北斬賊將二十殺萬餘人投尸於汴朝宗引去至德二載祿山死慶緒遣尹子琦將同羅

突厥奚勁兵凡十餘萬攻睢陽巡厲士固守日中二十戰巡欲射子琦而不識因剡蒿為弧矢中者謂巡矢盡走白子琦巡乃使霽雲射之一發中子琦左目子琦乃退還七月復圍城城中食盡士食賦米一勺齕木皮鬻紙而食才千餘人皆瘦傷氣乏巡出愛妾曰諸君經年乏食而忠義不少衰吾恨不割肌以啖衆寧惜一妾而坐視士飢乃殺以饗坐者皆泣巡強令食之遠亦殺奴僮以哺卒至羅雀掘鼠煮鎧弩以食御史大夫賀蘭進明代巨節度屯臨淮許叔冀尚

此處頗甚可厭甚好

名甚

脚步

衡次於彭城皆觀望莫肯救巡使霽雲如叔冀請師不應巡復遣如臨淮告急引精騎三十冒圍出賊將萬人遮之霽雲左右射皆披靡既見進明進明持兩端不肯出師又愛霽雲欲留之為大饗樂作霽雲泣曰昨出睢陽時士不粒食已彌月矣今大夫兵不出而廣設聲樂義不忍獨享今主將之命不達霽雲請（上與男子可敬可念）置一指以示信歸報中丞也因拔佩刀斷指一坐皆驚為出涕卒不食去措矢回射佛寺浮圖矢著甎曰吾破賊還必滅賀蘭氏此矢所以志也賊知外援絕

門大恐衆議上舉奔巡遠議以睢陽江淮之保障也若棄之賊乘勝而南江淮必亡且師飢衆行必不達十月癸丑賊登城士病不能戰巡西向拜曰孤城備竭弗能全臣生不能報陛下死當爲厲鬼以殺賊城遂陷與遠俱執巡衆見之起且哭巡曰安之勿怖死乃命也衆不能仰視子琦謂巡曰聞公督戰大呼輒眥裂血面嚼齒皆碎何至是曰吾欲氣吞逆賊耳子琦怒以刀抉其口子琦又以刃脅降霽雲霽雲未應巡呼曰南八男兒死爾不可爲不義屈霽雲笑曰欲將

胡說曰

自是鐵

腸、鍊、骨

真烈士

有爲也公知我者敢不死乃與姚誾雷萬春等三十六人俱遇害巡年四十九初子琦議生致一人慶緒所乃送遠洛陽至偃師亦以不屈死巨之走臨淮巡有姊嫁陸氏遮王勸勿行不納賜百縑弗受爲巡補

此姊可與聶政姊同傳

縫行間軍中號陸家姑先巡被害巡長七尺須髯每怒盡張讀書不過三復終身不忘爲文章不立稿守睢陽士卒居人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更潮及子琦大小四百戰斬將二百卒十餘萬其用兵未嘗依古法勒大將教戰各出其意或問之荅曰古者人情

敦樸故軍有左右前後大將居中三軍望之以齊進
退今胡人務馳突雲合鳥散變態百出故吾止使兵
識將意將識士情上下相習人自為戰耳其械甲取
之於敵未嘗自修製戰不親臨行陣有退者巡已立
其所謂曰我不去此為我決戰士感其誠皆一當百
待人無所疑賞罰信雖所養必整衣見之下爭致死
力故能以少擊衆未嘗敗被圍久初殺馬食既盡而
及婦人老弱凡食三萬口人知將死而莫有畔者城
破還民止四百始肅宗詔中書郎張鎬代進明節度

河南率浙東李希言浙西司空襲禮淮南高適青州
鄧景山四節度掎角同救睢陽巡亡三日而鎬至十
日而廣平王收東京議者或謂巡始守睢陽衆六萬
既糧盡不持滿按隊出再生之路與夫食人寧若全
人獨張澹張建封朱巨川李翰謂巡蔽遮江淮阻賊
勢天下不亡其功也翰等皆有名士由是天下無異
言天子下詔褒贈巡遠及霽雲等並寵其子孫立廟
睢陽歲時致祭德宗差次至德以來將相功効尤著
者以顏杲卿袁履謙盧奕及巡遠霽雲爲上自是訖

宗求忠臣後無不及三人者大中時圖巡遠
于淩烟閣睢陽至今祠享號雙廟云許遠者右丞
宗曾孫祿山反或薦遠於玄宗召拜睢陽太守遠與
巡同年生而長故巡呼爲兄大曆中巡子去疾上書
曰孽胡南侵父巡與睢陽太守遠各守一面城陷賊
所入自遠分尹子琦分配部曲各一方巡及將校三
十餘皆割心剖肌慘毒備盡而遠與麾下無傷巡臨
命數曰嗟乎人有可恨者或曰公恨我乎答曰恨遠
心不可得誤國家事若𢘟有知當不赦於地下則遠

於臣不共戴天請追奪官爵以刷宪恥詔下尚書省使去疾與許玫及百官議皆以去疾證狀最明者城陷而遠獨生也夫遠本守睢陽凡屠城以生致主將爲功則遠後巡死不足惑當此時去疾尚幼事未詳知且艱難以來忠烈未有先二人者事載簡書若日星不可妄議元和時韓愈讀李翰所爲巡傳以爲闕遠事非是其於褒貶尤慎故著之

藏書大將傳卷四十三

段秀實

段秀實汧陽人六歲號孝童天寶四載從安西節度使馬靈詧討護密有功授安西府別將靈詧罷又事高仙芝後又從封常清討大勃律次賀薩勞城與虜戰勝之改綏德府折衝都尉後吐蕃襲京師代宗走陝白孝德薦爲涇州刺史時郭子儀爲副元帥居蒲子晞以檢校尚書領行營節度使屯邠州邠人之嗜惡者冒名伍中因白晝羣行丐頡於市有不嗛輒擊

傷市人椎釜鬲瓮盎於道甚至撞害孕婦孝德不敢言秀實自州至府曰狀曰天子以生人付公公見人被害恬然不為意其如大亂何孝德曰願奉教秀實因請曰公誠以其為都虞候其能為公已之孝德即檄署付軍俄而晞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刺殺酒翁壞釀器秀實列卒取之斷首置槊上植市門外一營大譟盡甲秀實徐解佩刀選老躄一人持馬徑至晞門下甲者皆出秀實笑而入曰殺一老兵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甲者愕眙秀實因曉之曰尚書負若屬邪

副元帥負若屬邪柰何欲以亂敗郭氏俄而晞出秀實又曰副元帥功塞天地今尚書恣卒爲暴暴使亂天子邊欲誰歸罪罪且及副元帥矣今邠惡子弟以貨竄名籍中殺害人藉藉如是人皆曰尚書以副元帥故不戢士然則郭氏功名其與存者有幾晞乃載拜曰公幸教晞即叱左右解甲秀實曰吾未晡食請爲我設具已食又曰吾疾作願一宿門下遂卧軍中晞大駭戒候卒擊柝衛之明日晞與俱至孝德所陳謝邠賴以安秀實之力也大曆五年馬璘代孝德爲

節度欲徙涇州是軍自四鎮北庭赴難數征伐有功旣驟徙遂出怨言別將王童之因謀作亂約曰聞警鼓而縱秀實知之召鼓人陽怒失節且戒曰每籌盡當報因延數刻盡四鼓而曙明日又有告者曰夜焚槀積約救火則發秀實申嚴警備夜果火卽下令曰敢救火者斬明日收捕并其黨八人皆斬以狥復下令曰後徙者族軍遂徙無敢後者久之璘有疾請秀實攝節度副使秀實遂按甲備變璘卒秀實命愿將馬頔主喪李漢惠主賓客家人位於堂宗族位於庭

容位於禾內尉吏士卒位於營次非其親不得居
喪側朝夕臨三日止有族談離立者皆捕囚之一軍
遂安朝廷即拜秀實四鎮北庭行軍涇原鄭頻節度
使建中初宰相楊炎欲城原州以議不合改爲司農
卿朱泚反使騎迎秀實秀實至謂泚曰將士東征宴
賜不豐有司之罪人主何與知之公本以忠義聞天
下今變起倉卒當諭衆以禍福掃清宮室奉迎乘輿
可也泚默然秀實知不可乃陽與令陰結將軍劉海
濱姚令言都虞候何明禮欲共圖泚會源休教泚追

逼天子遣將韓旻領銳師三千疾馳至天秀實以爲此係危逼之時遣人諭大吏岐靈岳竊取令言印不獲乃倒用司農印追其兵旻至駱谷驛得符而還秀實謂海濱曰旻還吾等無類矣我當直搏殺賊諸公請畢力相應翼日泚召秀實計事源休姚令言李忠臣李子平皆在坐因語及僭位事秀實頓起執休腕奪其象笏唾泚面大罵曰狂賊可磔萬段我豈從汝反邪遂擊泚笏中額流血灑面海濱等卒無應者秀實知無援乃大呼曰我不同汝反胡不殺我遂遇害

年六十五

〇李晟

李晟洮州人年十八事河西王忠嗣從擊吐蕃大曆初吐蕃寇靈州李抱玉授晟兵五千使擊之晟曰以衆則不足以謀則多乃請千人繇大震關趨臨洮勦其帥慕容谷鍾而還建中二年魏博田悅反晟爲神策先鋒與河東馬燧昭義李抱眞合兵攻之晟乘氷度洺水戰洹水悅大敗遂進攻魏朱滔王武俊圍康日知于趙州抱眞與分兵二千戍邢燧大怒欲班師晟

曰奉詔東討者吾三帥也邢趙比壤今賊以兵加趙是邢有晝夜憂李公分衆守之亦不爲過公奈何遽引去乎燧大悟即造抱眞晟乃建言宜趨定州與張孝忠合以圖范陽則武俊等當捨趙自救於是晟引而北武俊果解去會帝出走奉天有詔召晟晟即日治嚴踰飛狐進臨渭北壁東渭橋時劉德信自扈澗敗歸入謁晟晟斬之以數騎入壁勞其軍晟已并兵軍益振於是朔方李懷光軍咸陽請與晟合有詔徙屯晟乃引趨陳濤斜與懷光聯壘壘未成而賊兵至

晟出陣懷光不出晟言于懷光曰賊堅保宮苑攻之
未必尅今離其窟穴敢來索戰此乃天以賊賜公也
懷光不聽晟乃收軍入壘時興元元年正月也晟每
與賊戰必錦裘繡帽自表指顧陣前懷光望見惡之
戒曰將務持重豈宜自表襮爲賊餌哉晟曰昔在涇
原士頗相畏伏欲令見之奪其心尒懷光既有異志
反奏言神策兵給賜比方鎮獨厚薄不等難以進
戰欲以激怒軍士且使晟自削其軍則士必怨之會
帝遣陸贄詣懷光令與晟計所宜并懷光不荅而

數數顧晟晟曰公元勳軍政得專晟將一軍惟所命耳懷光計塞懷光屯咸陽凡八旬帝數遣戰但以伺賊隙為言至是晟懼為所併適有使者到晟軍晟乃下令曰有詔徙屯即結陣趨東渭橋是日帝復走梁州顧渾瑊曰渭橋在賊腹中兵孤絕晟能辦賊否瑊曰晟秉義挺忠萃然不可奪臣策之必破賊時晟提孤軍常恐二盜合而犄己卑詞厚禮每偽致誠於懷光又使張彧假京兆少尹多署吏調畿內賦不淹旬芻米告具晟乃陳兵下令曰國家多難乘輿播遷

見危效節臣子之分公等此時不誅元兇取富貴非人豪也因歔欷流涕士皆雪泣曰惟公命時朱泚盜京城懷光圖反噬河朔僭僞者三李納虎視河南希烈鴟張汴鄭晟內無貯積外無轉輸以孤軍抗劇賊而銳氣不衰於是馳元光以華州之衆守潼關尚可孤以神策兵保七盤皆受晟節度戴休顏舉奉天韓游瓌悉邠寧軍從晟懷光始懼晟遂移書顯讓之使破賊自贖懷光不聽然其下益攜落懷光恐爲晟所襲乃奔河中泚懼亦使晟吏壻款壁門告諸吏曰公

等家皆無恙晟叱斬之曰介乃爲賊閒平時屬盛夏輸縑不贖士尚衣裘而感激忠義終無怨色邏得姚令言崔宣諜者晟命釋縛遣還曰爲我謝令言等善爲賊守勿不忠于泚也隨引兵叩都門賊不敢出明日會諸將圖所向衆請先拔外城然後淸宮晟曰外城有里閈之隘若設伏格戰居人囂潰非計也賊重兵精甲皆聚苑中今直擊之披其心腹將圖走不暇矣乃自東渭橋移壁光泰門以薄都城連溝柵賊將張廷芝李希倩來索戰晟顧謂諸將曰賊不出是吾

致也令乃月以兵來天誘之矣勒吳詵等縱兵麾擊大破之乘勝入光泰門再戰賊卻僵尸相籍餘衆走白華翼日將復戰或請待西師晟不許乃悉軍光泰門使王佖李演將騎史萬頃將步抵苑北晟先夜隤苑垣爲道二百步比兵至賊已伐木塞路拒戰矣晟叱諸將曰不許縱賊令先斬公萬頃懼先登拔柵以入佖督騎繼之賊奔潰大兵分道而進雷譟震地人言庭芝希倩等殊死鬬晟令唐良臣等以步騎奔突其陣賊伏千騎出官軍背晟以麾下百騎自馳之左

右呼曰相公來賊驚潰禽馘畧盡泚率殘卒萬人西走田子奇追之餘黨悉降晟乃引軍屯含元外廷舍右金吾令軍中曰五日內不得輒通家問違者斬遣京兆尹李齊運部長安萬年令分慰居民秋豪無所擾別將高明曜取賊妓一司馬伷取賊馬二皆斬以狥坊人之遠者或信宿乃知王師之入也明日孟涉屯白華尚可孤屯望仙門駱元光屯章敬寺晟屯安國寺斬賊用事者及臣賊官暨于市表著節不屈者擇文武攝臺省官以俟乘輿係脇汙于賊者請以不次

露布至梁帝感泣羣臣上壽且言晟蕩夷兇慝而市不易廛宗廟不震長安之人不識旗鼓雖三代用師無以復加帝曰天生李晟以爲社稷豈直朕哉始晟屯渭橋熒惑守歲久乃退府中皆賀晟曰天子暴露人臣當力死勤難安知天道至是乃曰前士大夫勸晟出兵晟非敢拒也以人可用而不可使之知也夫惟五緯盈縮不常晟懼復守歲則我軍不戰自屈矣涇州倚邊數戕主帥晟復請治不龔命者因以訓耕積粟實塞下羈制西戎帝乃拜晟鳳翔隴右涇原節

度使兼行營副元帥晟至鳳翔亂將王斌等十餘人以次伏誅初朱泚亂時涇州亦殺其帥馮河清立田希鑒至是晟奏可託以巡邊至涇州希鑒迎謁執而誅之并誅害河清者三十餘人晟嘗曰河隴之陷非吐蕃能取之皆將臣沓貪暴其種落不得耕稼日益東徙自棄之尒然土無繒絮人苦役擾思唐之心豈有既乎因悉家貲懷輯降附得大酋浪息曩表以王號每虜使至召息曩與坐衣大錦袍金帶夸異之虜皆指目歆豔焉吐蕃尚結贊者善計謂其主曰唐名

將特李晟馬燧渾瑊耳不去終爲吾患乃遣使厚禮卑
辭因燧請和以乞盟又謀因盟執瑊以賣燧於是大
興兵踰隴岐不抄掠陽怒曰召吾來而不犒賞吾軍
何也徐引去以是欲間晟晟選兵三千使王佖伏汧
陽旁議之曰蕃軍過城下勿擊首尾首尾縱敗中軍
力全且俟其前軍已過見五方旗武豹衣則其中軍
也出其不意可建奇功佖如晟節度遇結贊即出奮
擊賊皆披靡佖軍不識結贊故結贊僅而獲免於是
結贊屢乞和會晟朝京師上問晟晟言戎狄無信不

可許時天子厭兵疑將臣生事張延賞當國又疾晟因容言晟不可久持兵貞元三年上坐宣政殿備冊禮進晟太尉中書令罷其兵九年晟薨年六十七謚忠武晟與馬燧皆在朝每宴樂恩賜使者相銜于道兩家日出無鐘鼓聲則金吾以聞少選使者至必曰今日何不舉樂既薨城鹽州復故池以新鹽賜宰相帝思晟乃致鹽靈座晟有十五子其聞者愿憲愬聽云

○李愬　大見識力量

李愬字元直憲宗討吳元濟唐鄧節度使高霞寓既
敗袁滋代將復無功愬求自試遂爲隋唐鄧節度使
愬以軍初傷夷士氣未完乃不爲斥候部伍或有言
者愬曰賊方安袁公之寬吾不欲使震而備我乃令
于軍中曰天子知愬能忍恥故委以撫養戰非吾事（而○示○之）
也蔡人以愬名輕果易之愬沈鷙能推誠待士賊來
降輒聽其便或父母與孫未葬者給粟帛遣還勞之
曰而亦王人也無棄親戚以故衆願效死凡賊中山
川險易情僞愬一一知之居半歲知士可用乃請濟

師詣益河中鄜坊二千騎於是繕鎧厲兵攻馬鞍山下之拔道口柵戰楂枒山以取鑪冶城平青陵城禽其驃將丁士良愬不殺署爲捉生將士良因說曰吳秀琳所以不可破者陳光洽爲之謀也我能爲公取之士良乃禽光洽以獻而秀琳遂舉文城柵降遂以其衆攻吳房殘外垣始出攻蔡衆謂往亡日當避愬曰彼謂吾不來正可擊也衆決死戰賊乃走或勸遂取吳房愬曰不可吳房拔則賊力專不若留之以分其力初秀琳降愬單騎抵柵下與語親釋其縛署以

爲將秀琳爲愬策曰必破賊非李祐不可祐賊健將也守興橋柵嘗易官軍愬候祐護穫在野遣史用誠以壯士三百伏其旁但見羸卒若將燔聚者祐果輕出爲用誠所擒諸將素苦祐請殺之愬不聽以爲客將間召祐及李忠義屏人與語嘗至夜艾忠義亦賊將所謂李憲者軍中多言此二人不可近愬待之益厚愬仍募死士三千人爲突將自教之會雨自五月至七月不止軍中皆以爲不殺祐之故將吏雜然不解愬力不能獨完乃持祐而泣曰天不欲平賊乎

何見奪者衆邪愬不得已械送祐於朝而表言若殺
祐必無與共謀蔡於是有詔釋祐愬乃令祐佩劍出
入帳下即署為六院兵馬使六院者隋唐兵也凡三
千人皆山南奇材銳士故委祐統之祐奉檄嗚咽諸
將乃不敢言由是始定襲蔡之謀矣舊令敢舍諜者
族愬刊其令一切撫之故諜者反效以情愬益悉賊
虛實時李光顏戰數勝元濟率銳卒屯洄曲以抗光
顏愬知其隙可乘乃遣從事鄭澥見裴度告師期于
時元和十一年十月已卯也師夜起祐以突將三千

爲前鋒李忠義副之愬率中軍三千田進誠以下軍殿出文城柵令曰引而東六十里止襲張柴殲其戍敕士少休益治鞍鎧發刃彀弓會大雨雪天晦凛風偃旗馬皆縮慄士抱戈凍死者衆張柴之東陂澤阻奧皆未嘗蹈始發吏請所向愬曰入蔡州取吳元濟士盡失色監軍使者泣曰果落祐計然業已從愬不敢復自爲計愬道分輕兵斷橋以絕洄曲道又以兵絕朗山道行七十里夜半至懸瓠城雪甚城旁皆鵞鶩池愬令擊之以亂軍聲賊恃吳房朗山戍晏然無

知者祐等坎墉先登衆從之殺門者開關留持柝傳夜自如黎明雪止愬入駐元濟外宅蔡吏驚曰城陷矣元濟尚不信曰是洄曲子弟來索裙衣尒及聞號令曰常侍傳語始驚曰常侍何得至此率左右登牙城四進誠兵薄之愬討元濟且望救於董重質乃訪其家慰安之而以書召重質重質卽單騎來降進城火南門元濟請罪梯而下檻送京師申光諸屯尚二萬衆皆降愬不戮一人其爲賊執事帳下廚廐廝役悉用其舊乃屯兵鞠場以俟裴度度至愬以櫜鞬見

度將避之愬曰此方廢上下分久矣請因示之度以宰相禮受愬謁蔡人聳觀事聞朝廷以愬有將才使代其兄愿帥武寧軍卒年四十九

○高仁厚　大有意人

高仁厚爲西川押牙是時宦官田令孜有兄陳敬瑄爲西川節度敬瑄多遣人歷縣鎭詗事謂之尋事人所至多所求取有二人過資陽鎭獨無所求鎭將謝弘讓邀之不至自疑有罪夜亡入羣盜中明旦二人去弘讓實無罪也捕盜使楊遷因弘讓自出首執送

敬瑄敬瑄杖弘讓脊釘於西城二七日煎油潑之又以膠麻掣其瘡備極慘酷見者寃焉又有邛州牙官阡能因公事違期避杖亾命楊遷復誘之能方欲出首聞弘讓之寃大罵楊遷益發憤爲盜踰月衆至萬人立部伍署職級橫行邛雅二州攻陷城邑所過塗地浸滛入蜀州境陳敬瑄乃以仁厚爲都招討指揮使往討之未發前一日有鬻麪者到營中邏者疑執而訊之果阡能之諜也仁厚命釋縛問之對曰某村民阡能囚其父母妻子於獄云汝詗事歸得實則免

汝家不然盡死其非願爾也仁厚曰誠知汝如是我何忍殺汝今縱汝歸救汝父母妻子但語所能云高尚書來曰發所將止五百人無多兵也然我活汝一家汝當爲我潛語寨中人云僕射愍汝曹皆良人爲賊所制情非得已尚書欲拯救湔洗汝曹尚書來汝曹各投兵迎降尚書當使人以歸順二字書汝背遣汝還復舊業所欲誅者所能羅渾擎句胡僧羅夫子韓求五人耳必不使橫及百姓也諜曰此皆百姓心上事尚書盡知而赦之其誰不舞躍聽命遂遣之明

日仁厚兵發至雙流把截使白文現出迎仁厚周視塹柵怒曰阡能役夫其衆皆耕民耳竭一府之兵歲餘不能擒今觀塹柵重複牢密如此宜其可以安眠飽食養寇邀功也命引出斬之監軍力救久之乃得免命悉平塹柵留五百兵守之餘兵悉以自隨又召諸寨兵相繼皆集阡能聞仁厚將至遣羅渾擎立五寨於雙流之西伏兵千人於野橋箐以邀官軍仁厚詗知遣人釋戎服入賊中告諭如所以語諜者賊六喜呼譟爭棄甲來降仁厚因撫諭書其背使歸語

寨中未降者寨中餘衆爭出渾擎狼狽踰塹走寨衆
執以詣仁厚仁厚械送府悉命焚五寨及其甲兵惟
留旗幟明旦仁厚謂降者曰始欲即遣汝歸而前途
諸寨百姓未知吾藉汝曹爲我前行過穿口新津
寨下示以背字告諭之比至延貢可歸矣乃取渾擎
旗倒繫之每五十爲隊授以一旗使前揚旗疾呼曰
羅渾擎已生擒送使府大軍行至汝寨居寨中者速
如我出降立得爲良人無事矣至穿口句胡僧置十
一寨寨中人爭出降胡僧大驚拔劍遏之衆投瓦石

擊之共擒以獻仁厚其衆五千餘人皆降明旦又焚寨使降者又執旗先驅至新漢韓求置十三寨皆迎降求自投深塹其衆鉤出之已先斬首以獻將士欲焚寨仁厚止之曰降人皆未食先運出資粮然後焚之新降者競炊爨與先降來告者共食之語笑歌吹終夜不絶明日仁厚縱雙流穿口降者先歸使新津降者執旗先驅且曰入邛州境亦可散歸矣羅夫子置九寨於延貢其衆前夕望新津火光已待降不暇矣及新津人至羅夫子脱身棄寨奔阡能明日羅夫

子阡能謀悉衆决戰計未定日向暮延貢降者至阡能羅夫子走馬廵寨欲出兵衆皆不應明旦諸寨知大軍已近呼譟爭出執阡能阡能窘急赴井爲衆所擒不死又執羅夫子羅夫子自剄衆挈羅夫子首縛阡能詣仁厚擁馬首大呼泣拜曰百姓負寃日久無可控訴今遇尚書如出九泉睹白日已死而復生矣讙呼不可止賊寨在他所者仁厚分遣諸將往降之○五○以○不○用○爲○武○信○義○出軍凡六日五賊皆平每下縣鎮輒補鎮遏使使安集戶口於是陳敬瑄梟韓求羅夫子首於市釘阡能

羅渾擎句胡僧於城西七日而咼之東川節度使楊師立以陳敬瑄兄弟權寵過盛心不能平方敬瑄之遣仁厚討韓秀昇也詒之曰成功而還當奏天子以東川相賞師立聞之怒曰彼此列藩而遽以我疆土許人是無天地也田令孜恐其爲亂徵師立爲右僕射楊師立得詔書怒不受代殺官告使及監軍使舉兵以討陳敬瑄爲名進屯涪城詔削師立官爵以仁厚爲東川留後將兵五千討之以西川楊茂言爲行軍副使賊黨鄭君雄張士安堅壁不出仁厚曰攻之

則彼利我傷圍之則彼困我逃遂列十二寨門之下丑夜二鼓君雄等出勁兵掩擊城北副使寨楊茂言不能禦帥衆棄寨走其旁數寨見副使走亦走東川人併兵南攻中軍仁厚令大開寨門設炬火照之自帥士卒爲兩翼伏道左右賊至見門開不敢入還去仁厚發伏兵擊之東川兵大奔追至城下蹙之壕中多斬獲而還仁厚念諸棄寨走者所當誅殺甚衆乃密召孔目官張詔諭之曰爾速遣步探子將數十人分道追走者自以爾意諭之曰僕射幸不入寨皆不

知汝曹速歸來旦牙參如常勿憂也、詔素長者、衆信之、至四鼓皆還寨、惟楊茂言走至張把、乃追及之、仁厚聞諸寨漏鼓如故、喜曰、悉歸矣、詰旦諸將牙集、以爲仁厚誠不知也、坐良久仁厚謂茂言曰、昨夜聞副使身先士卒、走至張把有諸對曰昨夜聞賊攻中軍、左右言僕射已去、遂策馬驂隨、既而審其虛、復還寨中曰仁厚與副使俱受命天子、將兵討賊若仁厚先走副使當叱下馬、行軍法代總軍事、然後奏聞、今副使既先走又爲欺罔、理當何如、茂言拱手曰當死仁

厚曰然命左右扶下斬之諸將股栗仁厚乃召昨夜所獲俘虜數十人釋縛縱歸君雄等聞之懼曰彼軍法嚴整如是自今兵不可復出矣中和四年仁厚圍梓州爲書射城中遺其將士曰仁厚不忍城中玉石俱焚爲諸君緩師十日使諸君自成其功若十日不送師立首者當分見兵爲五番番分晝夜以攻城五日不下四面俱進克之必矣諸君圖之數日君雄大呼於衆曰天子所誅者元惡耳他人無預也衆呼萬歲大譟突入府中師立自殺君雄挈其首出降賊平

妙妙不待戰矣

以高仁厚爲東川節度使

○曹瑋　大見識

曹瑋字寶臣彬之子沈勇有謀善讀書通春秋三傳李繼遷叛諸將數出無功太宗問彬誰可將者彬曰臣少子瑋可任卽召見以本官同知渭州時年十九眞宗卽位改知渭州徙知鎭戎軍瑋以弓箭手皆土人習障塞蹊隧曉羌語耐寒苦官未嘗與以兵械資糧而每戰輒使先拒賊恐無以責死力遂給以境內閒田春秋耕斂州爲出兵護作而蠲其租當出戰小

虜引去瑋偵虜去已遠乃緩驅所掠牛馬輜重而還虜聞瑋逐利行遲師又不整遽還兵來襲將至瑋使諭之曰蕃軍遠來必甚疲我不乘人之怠請休憩士馬少選决戰虜方甚[illegible]欣然解嚴歇良久瑋又使諭之歇定可相馳[illegible]於是鼓軍而進大破虜師因謂其下曰吾知虜已疲故為[illegible]以誘之比其復來幾行百里矣若乘銳以戰猶有勝負遠行之人小憩則足痺不能立人氣亦闌吾以此取之李繼遷死其子德明請命於朝瑋言繼遷擅河南地二十年兵

不解甲使中國有西顧之憂今國危子弱不卽捕滅後更强盛不可制矣（失此一機西夏遂與宋相終始矣）假臣精兵出其不意禽德明送闕下復河西爲郡會帝方以恩致德明不報帝以瑋習知河北事乃以爲眞定路都鈐轄復爲涇原兼知渭州與秦翰破章埋

武延川於是隴山諸族皆來獻地瑋築堡山外爲籠竿城募土兵守之曰異日秦渭有警此必爭之地也旣知秦州兼涇原儀渭鎭戎緣邊安撫使唃厮囉强盛立遵佐之西羌將舉事必先定約束號爲立文法唃厮囉使其舅賞樣

冊與厮敦立文法於離王族謀內寇瑋陰結厮敦絕寶帶予之厮敦感激父事瑋閒謂瑋曰吾父何所使欲吾首猶可斷以獻也瑋曰我知賞樣丹時至汝帳下汝能爲我取賞樣丹首乎厮敦愕然許之後十餘日果斷其首來獻因獻南市地南市者秦渭之阨也瑋城之而表厮敦爲順州刺史其年唃厮囉率衆數萬大入寇瑋迎戰三都谷追奔三十里斬首千餘級并遣間殺立遵及[illegible]文法于吹麻城而河州洮蘭安江妙[illegible]遂與黨[illegible]諸城皆納質爲熟戸

矣天禧三年德明寇柔遠砦以瑋爲環慶秦等州安撫使委乞骨咩大門等族聞瑋至皆來歸附拜簽書樞密院事丁謂逐寇準惡瑋不附已指爲準黨除南院使乾興初謫容州觀察使知萊州瑋以宿將爲謂所忌即日上道從弱卒十餘人不以弓韔矢箙自隨謂敗復觀察使知永興軍徙眞定府定州都總管改彰武軍節度使卒贈侍中謚武穆瑋在軍得人之死力平居甚暇及用師出入若神一日張樂飲僚吏中坐失瑋所在明日徐出觀事而賊首已擲庭下矣將

兵幾四十年未嘗少失利契丹使過天雄郡勒其下曰曹公在此毋縱騎馳驅也滑州有告戍卒十餘人叛入夏國者瑋方對客奕棋不應軍吏亟言之瑋叱之曰吾固遣之去汝再三言何也夏人即斬叛者投其首境上羌殺邊民入羊馬贖罪瑋下令曰羌自相犯從其俗犯邊民論如律自是無敢犯所募弓箭手使馳射較强弱勝者與田二頃再更秋穫課市一馬馬必勝甲然後官籍之則加五十畝立馬社一馬死衆皆出錢市馬降者既多因制屬羌百帳以上其首

領爲本族軍主次爲指揮使又其次爲副指揮使不及百帳爲本族指揮使其蕃落將校止於本軍敘進以其習知羌情與地利不它別徙也天雄卒有犯盜者衆謂獄具必殺之瑋笑曰臨邊對敵斬不用命者所以令衆非好殺也治内郡安事此乎賈同造瑋瑋欲按邊邀與俱同問從兵安在曰已具旣出就騎見甲士三千環列初不聞人馬聲寶元中王鬷爲樞密使河西首領趙元昊反上問邊備輔臣皆不能對明日樞密四人皆罷鬷謫虢州語人曰昔予奉使至河

北是時曹南院爲定帥殿至定治事畢瑋謂[illegible]事已畢[illegible]還明日願少留明日饌食罷瑋屏左右謂殿曰公滿面權骨不十年必總樞時西方當有警公宜預講邊備蒐閱人材不然無以應卒殿曰四境之事惟公知之何以見教曹曰瑋在陝西日河西趙德明嘗使以馬易于中國怒其息微欲殺之莫可諫止德明有一子方年十餘歲極諫其父謂以戰馬資鄰國已是失計今更以貨殺邊人則誰肯爲我用者瑋聞私念之曰此子欲用其人矣是必有異志聞其常

往來牙市中欲一識之竟不可得乃使善畫者圖而觀之真英物也必爲邊患公其勉之李卓吾曰對王殿談兵如對假道學談學世對耳不相聞況能用之於掌本兵之後乎既失官矣乃更思前語滔滔者天下皆是也

用心如此

○范仲淹

范仲淹字希文吳縣人舉進士第爲廣德軍司理參軍以毋喪去官晏殊知應天召寘府學服除以殊薦爲秘閣校理尋判河中府徙陳州太后崩召爲右

司諫歲大蝗旱江淮京東尤甚仲淹請遣使循行未報乃請間曰宮掖中半日不食當如何帝惻然乃命仲淹安撫江淮還以太平州民所食烏昧草呈進出知睦州徙蘇州召還判國子監仲淹自還朝言事愈急由是罷知饒州元昊反延州諸砦多失守仲淹請行改知延州先是詔分邊兵總管領萬人鈐轄領五千人都監領三千人寇至禦之則官卑者先出仲淹曰將不擇人以官為序取敗之道也於是分為六將將各三千人分部教閱量賊衆寡更出禦之城青澗

以據賊衝大興營田聽民互市又以民遠輸勞苦請
建鄜城以河中同華中下戶稅租就輸之春夏徙兵
就食可省糴之三明年詔諸路入討仲淹曰正月塞
外大寒我師暴露不如俟春深入況鄜延密邇靈夏
西羌必由之地第按兵不動以觀其釁許臣稍以恩
信招來之若臣策不效當舉兵先取綏宥據要害屯
兵營田爲持久計則茶山橫山之民必挈旗來歸拓
疆禦寇策之上也帝皆用之仲淹又請修承平永平
等十二砦於是羌漢之民相踵歸業久之以與元昊

遞書降本曹員外郎知耀州環慶路經畧使改邠州觀察使仲淹表言觀察使班待制下臣守邊數年羌人頗親愛臣呼臣爲龍圖閣老子今退而與王興朱觀爲伍恐爲賊輕辭不拜慶之西北馬鋪砦當後橋川口在賊腹中仲淹欲城之度賊必爭密遣子純祐先據其地引兵隨之諸將不知所向行至柔遠版築皆具旬日城成即大順城也賊覺以騎三萬來戰佯北仲淹戒勿追已而果有伏大順既成而白豹金湯皆不敢犯環慶自此寇益少時明珠滅臧有勁兵數

萬仲淹聞涇原欲襲討之乃上言曰二族道險不可
攻攻之必與賊表裏南入原州西擾鎮戎東侵環州
矣若北取細腰胡蘆衆泉為保障以斷賊路則二族
安而環州鎮戎徑道通徹可以無憂其後遂築細腰
胡蘆諸砦時已命文彥博經畧涇原帝以涇原有傷
夷欲對徙仲淹遣王懷德喻之仲淹謝曰涇原地重
恐臣不足獨當乞與韓琦同經畧並駐涇州涇原有
警臣與韓琦合秦鳳環慶之兵犄角而進若秦鳳環
慶有警亦可率涇原之師為援願詔龐籍兼領環慶

以成首尾之勢秦州委文彥博慶州用滕宗諒帝皆從之後元昊遂請和乃召拜仲淹爲樞密副使復除叅知政事帝方銳意太平數問當世事仲淹退而上十事天子方信嚮悉采用之時議弛茶鹽之禁及減商稅仲淹以爲茶鹽之入但分減商賈之利耳今國用未減歲入不可闕既不取之於山澤及商賈須取之於農與其害農孰若取之於商議遂寢仲淹每患諸路監司不才取班簿視不才監司皆一筆勾之富弼謂仲淹曰六丈則是一筆焉知一家哭矣仲淹曰

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初仲淹以忤呂夷簡放逐者數年及陝西用兵天子以仲淹士望所屬拔用之及是召還倚以爲治中外想望其功業而仲淹亦以天下爲已任裁削倖濫考覆官吏日夜興致太平然更（使公終日伴食於朝未必無補何必日夜更張乃知注意欲立功業致太平者眞是苦事）張無漸規摹闊大論者以爲不可行自按察使出多所舉劾人心不悅任子恩薄磨勘法密僥倖者益不（不適）便於是謗毀稍行而朋黨之論浸聞矣會邊陲有警因與樞密副使富弼請行邊時呂夷簡已老居鄭仲淹往見之夷簡曰何爲亟去仲淹答言經制西事事

畢即還也夷簡曰經制西事莫如在朝便且君此行正蹈危機豈復載入自仲淹出攻者益急仲淹亦自請罷乃以陝西四路宣撫使知邠州仲淹以病請鄧州徙青州會病甚請潁州未至卒年六十四謚文正仲淹所至有恩邠慶二州之民與屬羌皆畫像生祠祀之及卒羌酋數百哭之如父齋三日乃去初張士遜罷相由仲淹之彈士遜復相仁宗語之曰范仲淹嘗有疏乞廢朕今可施行矣士遜曰臣未見章疏望乞付外上曰比有為朕言者士遜曰此罪大無文案

安可行願陛下寄訪之士遜數日又請請至十數上
日竟未見然爲朕言者多士遜曰人臣欲廢君無輕
典既無明文則不可以空言加罪上意乃解士遜即
(此人過假道學多矣)
曰仲淹在外初似可疑今既無疑可稍遷之以慰其
心韓琦爲經畧招討副使時欲五路進兵以平夏仲
淹守延州堅持不可尹洙爲經畧判官將命至慶州
歎曰公於此不及韓公矣凡用兵宜置勝敗於度外
今公區區過愼何邪仲淹曰大軍一動萬命所懸可
置度外乎琦遂舉兵全師陷沒任福死之琦還至半

途亾者父兄妻子數千人呼號馬首皆持故衣紙錢招魂而哭琦不勝悲憤掩泣仲淹歎曰當是時難置勝敗於度外也仲淹與琦恊謀必欲收復靈夏橫山之地邊上謡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骨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元昊大懼遂稱臣慶曆二年南郊赦書仲淹因奏言懐才抱藝之人一落散地終身不齒獸窮則變人窮則詐理宜然也况今邊事未寧尤宜使過乞差近臣就中書定奪元犯情理分作等第又委長吏密切體量上件人或有材質或有

節行亦具申奏唐張說薦貸犯之人充將帥之用其表云活人於死者必舍生而報恩榮人於辱者必盡節而雪恥今循是也西賊攻塞門砦擒高延德後放歸漢界朝廷遂配之遠方仲淹言將卒陷在賊廷俱是苦戰力屈出不得已如朝廷貸高延[illegible]仍與近邊任使則陷蕃將卒聞之必願昊賊歸順望再見其家矣或即懷本朝之恩不助賊計皆[illegible]情之可見者也

此便是有大學術[illegible]好好

劫盜張海將過高郵知軍晁仲約度不能禦喻軍中富民出金帛牛酒迎勞之事聞朝廷大怒富弼議欲

誅仲約仲淹曰郡縣兵械足以戰守遇賊不禦而反
賂之此法所誅也今高郵無兵與械事有可恕戮之
非法意也且小民之情得醵出財物而免於殺掠必
喜仁宗乃釋之弼慍曰方欲舉法而多方沮撓何以
整衆仲淹密告之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奈何
欲輕壞之他日手滑恐吾輩亦未可保也弼不以爲
然及二人出按邊弼自河北還及國門不得入比夜
徬徨遶牀歎曰范六丈聖人也皇祐二年吳中大饑
時仲淹領浙西發粟及募民存餉爲術甚備吳人喜

競渡好爲佛事仲淹乃縱民競渡太守日出宴於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游又召諸佛寺主宗諭之曰饑歲工價至賤可以大興土木於是諸寺工作鼎興又新敖倉吏舍日役千夫兩浙大饑惟杭晏然仲淹之力也在睢陽掌學有孫秀才上謁贈錢一千明年復謁又贈一千仲淹問之孫生戚然曰毋老無以養君日得百錢則甘旨可足仲淹曰二年僕僕所得幾何吾今補子爲學職月得錢三千以供養不亦可乎於是授以春秋十年後泰山下有孫明復先生以

春秋教授學者朝廷召至乃昔日索苴者孫秀才也狄青器度深遠韓范之爲西帥也青隷節下咸奇之爲國器仲淹授以左氏春秋曰熟此可以斷大事將不知古今匹夫之勇耳在蘇州奏請立郡學先是得南園之地既卜築將居陰陽家謂必踵生卿相仲淹曰一家貴孰若吳士咸貴乎遂即地建學又於姑蘇近郭買良田數千畝爲義莊以養郡族之貧者在雎陽遣子純仁載麥五百斛純仁時尚少既次丹陽逢石延年延年曰三喪在淺土欲葬不得柰何純仁即

好、京、好、兒、宜、為、宰、相、也

以所載麥舟付之而單騎自長蘆捷徑到家後仲淹見純仁曰東吳見故舊否曰曼卿為三喪未舉留滯丹陽時無郭元振莫可告語仲淹曰何不以麥舟與之純仁曰已付之矣先是石守道作慶曆詩仲淹得之拊股謂韓琦曰為此怪鬼輩壞了歐陽余王蔡同為諫官時号為四諫四人力引石介仲淹曰介剛正天下所聞使為諫官必以難行之事責人君以必行少拂其意則牽裾折檻叩頭流血無所不為主上富

此公、晚、年、大、進、德、之、語

春秋無失德朝廷政事亦自修舉安用此也諸公乃

止

李生曰使張睢陽不愛死則郭令公不得表收京之勳使段司農不亟死則李太尉不得專克復之績使范文正不貪宋朝人物第一之名則韓魏相業又豈潞公魏公諸賢所敢望哉何也以此三公者才智固有以大過於人也惟有以累之故其智不得藏而才不得小焉耳然亦古今之傑矣予固不忍系之於名臣之列而特附見於此云何也天下唯相才將才最難得也相才得然後朝廷尊將才得然後朝廷益尊

若其他技能皆收羅畢舉于將相之門者安可與將相並論也觀者勿曰文正之賢當列在德行之科審若是非惟不知文正亦且不知德行矣世固有行可以表俗言可以軌世而無益於國家成敗如尾生孝已者豈少耶

狄青　大見識

狄青字漢臣汾州人自散直爲延州指使與西賊戰每帶銅面具被髮出入行陣党項犯塞時新募萬勝軍未習戰陣遇寇多北青一日盡取萬勝旗付虎翼

軍使之出戰虜望其旗易之全軍徑趨爲虎翼所破累功至招討副使任涇原常以寡當衆度必用奇勝密令軍中聞鉦一聲則止再聲則嚴陣而陽卻聲止即大呼馳突士卒皆如教纔遇敵未接戰遽聲鉦士卒皆止再聲再卻虜人大笑曰孰謂狄天使勇時虜人謂青爲天使也鉦聲止忽前突之虜兵大亂相蹂踐死者不可勝數追奔數里前臨深澗虜忽壅遏山嵎青遽鳴鉦而止虜乃得引去時將佐悔不追擊青曰不然奔命之虜忽止而拒我安知非謀軍已大勝

殘寇不足利寧悔不擊不可悔不止也廣源川蠻獠智高反連破邕賓等七州至廣州殺吏縱掠東南大駭朝廷遣張忠蔣偕等討之皆爲所陷又遣楊畋孫沔余靖招撫皆久之無功仁宗憂之乃以青爲宣撫使率衆擊之翰林學士曾公亮詢青曰賊之標牌不可當青曰標牌步兵也當騎兵必不能施矣願得西邊蕃落兵自從或謂南方非騎兵所宜青爲樞密使高若訥曰蕃部善射奈艱苦上下山如平地當瘴未發時疾馳破之必勝之道也故青卒用騎兵破賊青

行日有因貴近求從行者青謂之曰君欲從青行此青之所求也然智高小寇至遣青行可以知事急矣從青之士擊賊有功朝廷有厚賞若往不能擊賊則軍中法重恐青不能私也君其思之願行則即奏取君矣於是無復敢言求從青行者及行日不過一驛所至州輒休士一日至潭州遂立行伍明約束軍人有奪逆旅菜一把者斬之以狥於是一軍肅然乃合孫沔余靖兩將之兵自桂州次賓州青以張忠蔣偕皆輕敵戒諸將毋得妄與賊鬬陳曙恐青有功乘青

未至以步卒八千犯賊潰于崑崙關青至賓州靖曙皆來迎謁青悉集將佐於幕府立陳曙於庭下數其敗軍之罪并軍校二十二人皆斬之諸將股慄不敢仰視靖起拜曰曙之失律亦靖節制之罪青曰舍人文臣軍旅之責非所任也時智高還守邕州青懼崑崙關險阨為所據乃按兵不動下令賓州具五日糧休士卒值上元節令大張燈燭首夜宴將佐次夜宴從軍官三夜饗軍校首夜樂飲徹曉次夜二鼓時青忽稱病暫起如內久之使人諭孫沔令暫主席行酒

少服藥乃出數使勸勞座客至曉客未敢退忽有騎報者云夜將三鼓元帥已奪崑崙矣是夜大風雨青率兵度崑崙關既度喜曰賊不知守此無能爲也已近邕州賊方覺逆戰於歸仁鋪青登高望之賊據坡上我軍薄之青使步卒居前匿騎兵于後蠻使驍勇者當前盡執長鎗前鋒孫節戰不利死將卒畏青莫敢退青登高丘執五色旗麾騎兵爲左右翼出其後斷蠻軍爲三旋而擊之左者右右者左已而右者復左左者復右賊不知所爲賊之標牌軍爲馬軍所衝

突皆不能駐鎗立加束軍士又縱馬上鐵連枷擊之遂皆披靡相枕籍死賊遂大敗智高焚城遁去智高自起至平幾一年吏民不勝其毒先是謠言農家種羅家收至是果如其謠云戰于歸仁也張玉先鋒賈逵將左孫節將右既陣青誓曰不待令而舉者斬及節搏賊死山下逵私念兵法先據高者勝乃引軍疾趨山賊至逵擁衆而下揮劍大呼斷賊陣爲二玉以先鋒突出陣前而青麾蕃落騎兵出賊後賊遂大潰逵乃詣青帳前請罪青撫逵背曰違令而勝權也何

罪之有初青請擊智高諫官韓絳言青武人不足專
任請以侍從文臣爲之副時龐籍獨爲相對曰屬者
王師屢敗皆由大將輕偏裨自用不能制也今青起
於行伍若以侍從之臣副之號令復不得行青昔在
鄜延居臣麾下沉勇有智畧若專以智高事委之必
能辦賊於是詔嶺南用兵皆受節度青臨行上言以
謂古之師還以凱馘首告割耳鼻則有之不聞以獲
首者秦漢以來獲一首賜爵一級因謂之首級故軍
士爭首級以致相殺又其間多以首級爲貨售於無

功不戰之人願一切寢罷從之青至賓州入邕州獲金貝巨萬畜數千悉分戲下賊所俘脇皆慰遣之斂積尸爲京觀於城北尸有衣金龍之衣者又得金龍楯於其傍或言智高已死當亟奏青曰安知其非詐寧失智高敢欺朝廷邪智高兵敗奔出邕州諸人皆欲窮其窟穴青以爲趨利乘勢入不測之城非大將事天下皆罪青不入邕州脫智高於垂死不知青之用兵主勝而已後青位樞密或告以當祖狄公青謝曰青出田家少爲兵安敢祖狄公哉或勸去鬢間刺

字曰靑蠻貴不敢忘本也後以夜醮失火不自安入乞陳州遂薨于鎮謚曰武襄

說海云南夷尙鬼狄武襄征儂智高時大兵始出桂林之南道旁有一廟神甚靈武襄遽駐節禱之因祝曰勝負無以爲據乃取百錢自持與神約果大捷則投此期盡錢面也左右多諫武襄不聽衆方聳視已揮手一擲百錢盡紅於是舉軍歡呼武襄大喜顧左右取百釘來即隨錢疎密布地而釘帖之曰俟凱旋當謝神取錢其後破崑崙關敗智高平邕管師還如

大不必大不必共視酬矣

言取錢與幕府士大夫共視之乃兩字錢也

○种世衡　虎將

种世衡种放之兄子也初知武功縣杖人不使執拘使自凭欄受杖杖垂畢足或落甎則更從一數之人亦服其威信或有追呼但以片紙牓縣門元追某人期某日詣縣庭皆如期至改知澠池縣山上有廟世衡葺之其梁重大衆不能舉世衡乃令縣幹剪髮如手搏者驅數對於馬前云欲詣廟中教手搏傾城人隨往觀之既至謂觀者曰汝曹先爲我致廟梁然後

拱手搏衆欣然趨下山共舉之其權數皆此類初康
定元年夏戎犯延安世衡時爲大理丞任鄜州從事
建言延安東北二百里有故寬州請因其廢壘而城
之左可致河東之粟右可致延安之勢北可圖銀夏
之舊有是三利朝廷從之以世衡董役事世衡膽勇
過人雖遇戎落曾不畏憚與兵民暴露數月且戰且
城然處險無泉議不可守鑿地百五十尺始至石工
徒拱手曰是不可井矣世衡曰過石而下將無泉耶
尔其屑而出之凡一畚償爾百金工復致力過石數

重泉果沛發朝廷因署為青澗城焉世衡至青澗教吏乃習射雖僧道婦人亦教之習以銀為射的中者與之既而中者益多其銀重輕如故而的漸厚且小矣或爭徭役[illegible]亦使之射射中者得優處有過失亦使之射射中則釋之由是人人皆能射胡酋蘇慕恩部落最强世衡嘗夜與飲出侍姬以佐酒既而世衡起入內慕恩竊與侍姬戲世衡遽出掩之慕恩慚愧請罪世衡笑曰君欲之耶即以遺之由是諸部有貳者使慕恩討之無不克矣青澗東北一舍而遠距

無定河、河北有虜寨、虜嘗濟河爲患、世衡數使屬羌擊之、往必破走、前後取首級數百、牛羊萬計、未嘗勞士卒也、故功多、費寡、建營田二千頃、歲取其利、募商賈使通其貨、或先貸之本、速其流轉、歲時問其息、十倍、乃建白城中、芻粮錢幣軍需城守之具、皆不須外計、一請自給、在青澗爲屬吏所訟不法事、按驗皆有狀、鄜延路經畧使龐籍奏世衡披荊棘、立青澗城、若一一拘以文法、則邊將無所措手足、詔勿問、從知環州、有牛家族奴訛素屈强、聞世衡至、來郊迎、世衡與

好　好　可人可人　妙人之言

約明日當至其帳慰勞部落是夕雪深三尺左右皆曰不可往世衡曰吾方以信結諸胡可失期邪遂冐雪赴之既至奴訛大驚曰吾世居此山漢官無敢至者公乃不我疑耶帥部落羅拜皆感激心服由是緣邊諸城獨環不求增兵不煩益糧而武力自振夏戎聞屬羌不可誘土人皆善射烽火相望無日不備乃不復以環爲意世衡又以計去元昊腹心二將所謂野利天都者於是講和之策遂决矣元昊有腹心將號野利王天都王者各統精兵最爲毒害世衡謀欲

（何知）

（元昊之請和世衡為之也求責備）

（者果何為邪）

去之有王嵩者本淸澗僧世衡察其堅朴可用誘令
冠帶因出師以獲賊功白於帥府表授三班階職充
指揮使又爲力辦其家事凡居室騎從之具無不備
嵩旣感恩世衡反以他事掠治之械繫數十日極其
楚毒嵩終不怨居半年世衡召嵩語曰吾將使汝戒
汝勿言其苦有甚於此者汝能爲我卒不言否嵩泣
以告世衡乃草遺野利書膏爛致衲衣間密縫之仍
祝之曰此非瀕死不得泄若當泄時當言負恩不能
成將軍之事也又以畫龜一幅棗一蔀遺野利野利

見衷軀度必有書索之嵩曰左右又對無有野利乃封信上元昊元昊召嵩并野利至數百里外詰問遺書嵩堅執無書至箠楚極苦終不說又數日私召至其宮仍令人問之曰不速言死矣嵩終不說乃命曳出斬之嵩乃大號而言曰空死不了將軍事矣吾負將軍吾負將軍其人急追問之嵩於是褫衲衣取書進入移刻命嵩就館而陰遣丞將假爲野利使使世衡世衡疑是元昊使未即相見只令官屬日即館舍勞問問及興州左右則詳道野利所部多不悉適擒

生虜數人世衡令於隙中密覘之生虜因言使者姓名果元昊使乃引見使者厚遺之世衡度使者至即遂而野利報死矣世衡既殺野利又欲并去天都因設祭境上書祭文于版述二將相結有意本朝悼其垂成而失其祭文雜紙幣中有虜至急爇之以歸版字不可遽滅虜得之以獻元昊天都亦得罪元昊既失腹心之將悔恨無及乃定和議世衡又嘗以罪怒一蕃將杖其背僚屬爲請皆莫能得其人杖已即奔元昊元昊甚親信之歲餘盡得其機密以歸乃知

世衡能用間也